

重读李锡胤先生《伊戈尔出征记》译注本

——兼谈我国俄罗斯古代语言文字教学

尹旭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提 要:《伊戈尔出征记》译注本是李锡胤先生的重要翻译作品之一。结合该译注本的编写及李锡胤先生古代俄语方面的学术道路, 可以对我国俄罗斯古代语言文字教学的发展过程有清晰的呈现。相比于新中国建立初期时的“盛况”, 现今我国针对俄罗斯古代语言文字的教学水平已无法满足目前逐步扩大的科研需求, 学界急需培养相关人才, 编写适合国人学习的教材, 提升古代语言知识在俄语语言文学教学体系中的地位, 重塑相关教学传统。

关键词:《伊戈尔出征记》; 古代俄语; 语言文字教学

中图分类号: H352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李锡胤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辞书编纂家、翻译家。在他的众多翻译作品中,《伊戈尔出征记》译注本(下文简称《出征记》)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这是我国首次¹将这一古罗斯文学作品的典范从古文直接译成汉语,并附逐词语法分析和注解。正如左少兴先生指出的那样,该译注本的发行,“对于我国的俄罗斯文学和语言的教学研究,对于针砭当前学术界、翻译界的‘浮躁症’,必将起到一定的作用”(左少兴 2003: 55)。

李锡胤先生精通英语、法语、俄语,且有优秀的国学根基,特殊的学习经历,也造就了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李锡胤先生与古代俄语结缘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他随来华教学的苏联学者Д.И. Буторин和А.Н. Горшков等学习相关知识,阅读大量古文献,关于当时的教学“盛况”先生回忆到:“不少苏联语文学者来华执教,当时我国主要俄语院系纷纷开设俄语历史语法课,教材是引进的几种俄文原著或各校自印的讲义”(李锡胤 1998: 53)。

这一时期应当是我国俄语学人首次成规模地学习古代俄语相关知识,国内也先后出版了多种教材。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对苏联专家А.Д. Алексеев的讲义进行了翻译,出版了供俄语系高年级使用的中俄双语教材《俄语语法史》(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 1956),随后商务印书馆也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语言学家П.Я. Черных的《俄语历史语法》(车尔内赫 1959),并制作了原载于《俄罗斯语文》杂志的根据苏联出版的历史语法书籍编写而成的《对现代俄语中某些现象的历史解释》一文的单行本(火燧 1960)。进入60年代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和我国国内局势的变化,国内对于俄语史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陷入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后,学界才又有新的相关著作问世,对俄罗斯古代语言文字的学习与研究也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因此笔者希望借重读《出征记》的机会,谈谈我国俄罗斯古代语言文字教学的问题与

挑战。

2 《伊戈尔出征记》与古文译注本编写

《伊戈尔出征记》译注本全书共 197 页，主体分为三部分，包括《出征记》原文 43 页，译文 18 页，注释 113 页。从体量上不难看出，李锡胤先生所作的注释几乎是原文与译文合计的两倍，这也正是先生数十年心血之所注，是整个译注本的学术价值的重要体现。注释主要包括如下类型：

①词的语法分析，如：“**Игоревъ** — 物主形容词 **Игоревъ** 的第六格；本书中物主形容词多后置。”（李锡胤 2003：66）；

②语义分析，如：“**трудных** — 悲伤的；战乱的。均可通。”（同上，67）；

③异文分析，如：“**лебеди** — 首版作 **лебедѣй**。”（同上，72）；

④不同学者观点的比较分析，如：“**истягну** — **истягнути** 的简单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意思相当于 **напрячь, натянуть**。[Тиунов]此词借自打铁业用语，意思近似 **оттягивать**。[Перетц]意思近似 **стянуть**。[Лихачев]译为 **препоясал**。”（同上，75）；

⑤文学评注，如：“**слово** — 古罗斯文学中，**слово** 表示不同的作品：叙事作品，宗教醒世作品，传记作品等。本书称作 **слово** 也叫 **повесть** 和 **песня**，从本书内容看近似民间文学中的战士故事（**воинские повести**），从韵律看则近似诗歌（**песня**）。不少学者认为本书是史诗和抒情诗相结合的典范。”（同上，65）；

⑥文化评注，如：“**смагу** — **смага** 火焰。古罗斯风俗：家人得知男人战死，便在家中燃起‘葬火’”（同上，115）；

⑦历史评注，如：“**грозныи великыи кыевскыи** — **Святослав III** 于 1176 – 1194 年任基辅公。这时期基辅地位衰落，北部新的一个中心符拉基米洛-苏兹达尔公国兴起。所以实际上他算不得‘全罗斯’的大公。本书作者在基辅正统立场上，沿袭予以尊称而已。”（同上，118）

这些注疏为读者从多个维度呈现了《出征记》的内容，对俄罗斯古代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对俄罗斯古代文献的译介工作已初具规模，自 80 年代俄语教学重新步入正轨以来，50 年代培养起的一批古代语言文字专家纷纷顺应时代需求，投入俄罗斯古代文学作品、编年史的翻译工作。左少兴先生编译出版了《十七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选读》（左少兴 2013），这本选读为国内俄罗斯文学史教学提供了重要补充，其中收录了多篇在文学史相关教材中提到的却又在国内缺少原文及其对照译本的古代文学作品，如《倒霉鬼和苦命人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Горе и Злочастии**）、《公鸡和狐狸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куры и лисице**）等。此外，他还发表了许多独立的文本翻译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左少兴 2004），弗拉基米尔城主教谢拉皮昂的第二、第三篇布道文（左少兴 2015a；2015b）。除《**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外，也有其他学者专注于古代文本的译介，目前有《**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的三个译本《往年纪事译注》（王钺 1994）、《古史纪年》（王松亭 2010）和《往年纪事》（拉夫连季 2011），以及《**Русская Правда**》的一个译本《罗斯法典译注》（王钺 1987）问世。

这些翻译作品，更多的是向读者介绍原著的内容，而对于古代文本中蕴含的语言文字知识涉及较少。除李锡胤先生的《出征记》译注本外，也只有左少兴先生的《古俄语简编》（2018）及其前身《俄语古文读本》（1997）收录的文献选读部分有详细的逐词分析，可供我国对俄罗斯古代语言文字有科研兴趣的学者，在学习完古代语言相关的理论知识后，在阅读文本时查漏补缺，检验自己的掌握情况。这种针对古代文本的逐词逐字分析，其实在我国中小学语文古文相关的教辅书籍中已得到广泛应用，是适合国人研习古文献的手段。

在我国，由于以李锡胤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接连故去，已极少有学校能够开设俄罗

斯古代语言文字相关课程，因此许多需要使用古代一手文献的研究受到限制，一些人文学科研究者就曾指出过类似问题（齐嘉 2012）。造成这种现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古代语言课程在全国整体的俄语教学统筹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学界普遍认为相关课程实践性较差且内容艰深，故人才培养难以为继，许多归国教师即便在海外接受过相关课程培养，也很难在国内的俄语教学实践中进行相应转化，更不必说为其他人文学科提供课程支持。

不过，随着教学资源逐渐丰富，不少国外教材也涌入我们的视野。而俄罗斯教材虽内容丰富，但练习和选读都不设答案或逐词分析，在没有专业教师辅导的情况下，我国学生或教师无法独立完成自学；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虽配有带注释的选读，可供学习者检验学习成果，但数量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相比仍显不足，且教材所涉语言理论部分内容较少，多仅以历史语法为基础，缺少更广阔的语言史视野，很难让学习者真正举一反三，去阅读新的文本。因此，我们的任务一方面应扩充俄语语言史相关教材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则应鼓励出版更多与《出征记》类似的译注本供学习者研习。

3 《伊戈尔出征记》译注本与古代文字通识性教学

众所周知，《伊戈尔出征记》原手稿是由 18 世纪末的俄国藏书家 А.И. Мусин-Пушкин 获得，并协同 А.Ф. Малиновский、Н.Н.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和 Н.М. Карамзин 对其进行研究，于 1800 年首次完整地出版了《出征记》的原文及译文，题为«Ироническая пѣснь о походѣ на половцовъ удѣльнаго князя новгорода-сѣверскаго игоря святославича, писанная стариннымъ русскимъ языкомъ въ исходѣ XII столѣтїя»。十分可惜的是，А.И. Мусин-Пушкин 所购得手稿在 1812 年莫斯科大火中付之一炬，目前存世的除藏书家本人出版的首版外，还有誊抄上呈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本”（изд.: Слово 1954），Н.М. Карамзин 和 А.Ф. Малиновский 各自抄录的片段，及藏于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舒金本”（изд.: Гаврюшин 1985）。不过现存各版本间异文较多，且现今学界已证明，А.И. Мусин-Пушкин 的首版中对原本的正字规则做出了较为明显的改动（Подлипчук 2004: 7），因此对其原本的字母使用和正字原则已难以追索。

就李锡胤先生的《出征记》译注本而言，选为底本的是 В.В. Колесов 整理的分行诗体本（изд.: В.В. Колесов 1976），其实已对古时的一些正字原则有所体现。例如，原始语中的成节流音 *g, l* 在书中以 *ь/ь + р/л* 的顺序出现，作 *пѣлку, вѣрху, чѣрлены* 等，原始语中的 **tǣrt* 组合在书中多写 *е* 而非 *ѣ*，作 *древу, чресъ, преградиша* 等，这些都是较为明显的第一次南斯拉夫影响后的正字法特征（Успенский 2002）。

虽然在当前我国的俄语教育体系中，谈论这些较为精细的正字法史和字母发展史仍为时尚早，但了解一些关于字母和正字法的基本知识仍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对于从事俄语语言研究的学生来讲，更是大有裨益。

首先，苏俄正字法改革前的旧正字法俄语，常被一些学生误认为是“古俄语”。而实际上，除了一些拼写规则以外，这些文本从语法上看几乎和我们平时学的现代俄语并无太大差别，例如：По мѣрѣ развитїя образованности и сближенїя съ чуждыми народами, теряется сознательн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їе роднаго языка.（例文出自 Ф.И. Буслаев 1848: 7）经过简单转写就可转为 По мере развитїя образованности и сближенїя с чуждыми народами, теряется сознательн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їе родногo языка. 其中主要的转换规则包括：*ѣ* 转写为 *е*，*і* 转写为 *и*，词末硬辅音后的 *ь* 删除，形容词阳性、中性单数二格词尾 *аго* 转为 *ого*，经过转换后的文字对我们理解文意不会造成影响，大可不必见“*ѣ*”色变。

其次，引用涉古内容时的书写规范未能得到注意，在出版物中常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²。例如，在一篇博士论文中我们见到这样的叙述：“*ижица* 是古俄语字母表中最后一个字

母 γ ”，此处论文作者使用了希腊语字母 γ (гамма) 表示苏俄字母改革后剔除的字母 ν (ижица)。后者实际上是借自希腊文字中的 υ (ипсилон)，用于希腊语来源词汇，并且所表示的音值也与希腊语中相同，可以是 [v] 或 [и]。显然此处的用法是错误的。又如，在一部专著中列举了几个古时的例词 “...../езеро 湖泊.....евангелиѣ 福音书...../естество 自然界.....”，其中字母 /ε 在 Times New Roman 字体中存在，作 ю，需要通过检索符号插入，但该书此处采用的录入方法十分容易产生歧义，古代分别存在字母 **Ѡ, Ѣ, Ѥ**，且有字母 **Ѡ** 出现在词首的情况，如 **Ѡ́аннъ** (约安)，因此这样的录入也会对读者产生误导。

此类错误的产生，应归咎于我国目前俄语教育体系中语言历史知识的缺失。显然，这是新中国建立后语言教学转型相对科研需求刺激滞后造成的。苏联在对华援助时期，为我们带来了完整的“俄语语文学”培养体系，俄语史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传统甚至时至今日仍以简化后的形式为一些俄罗斯高校用于对外俄语教学培养。在当时的教学大纲中也曾明确指出，开设历史语法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从历史上解释现代俄语的拼写法、语音和语法的一些问题”（俄语历史语法基础教学大纲 1956：2）。然而，80年代俄语教育重回正轨后，实践性和交际性逐渐成为毋庸置疑的教学重心，科研方面对古代俄语知识的需求也相对不高，因此在80、90年代老一辈学者从教学一线退休后，这方面的知识没能得到更好传承，自然也就成了冷门。近年来，随着我国科研水平的提高和研究范围的拓展，对俄罗斯古代史、俄罗斯古代文学，甚至是俄语发展史的研究需求正在逐步扩大，但由于培养体系中相关知识的缺失，导致国内的研究人员在研究材料方面受到极大限制，而且在出版物的著、译、校、刊各个环节也缺少专业人才，使本节提及的一些基础性文字错误频频出现，对读者和相关研究人员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在俄语语言文学的整个培养体系中适当引入字母变迁和正字法变迁的通识性知识。

4 《伊戈尔出征记》译注本与古代语言教学

正如李锡胤先生本人指出的，《出征记》“充分反映了12—13世纪古俄语在语音、形态变化、句法和词汇等方面的特点。……有了基本的俄语史及俄语方言知识，再读本书，就像做一整套丰富多彩的综合练习”（李锡胤 2003：9）。因此，本书除了其不言而喻的文学价值外，还是一座语言学知识宝库。先生的注释中，对各类古代语言现象做出了极其详细的解释，涉及许多重要的知识点，例如：

与现代俄语相比，彼时古代俄语的时体关系尚未建立，动词时的体系仍非常复杂，仅过去时就包含四种不同形式，在《出征记》的注释中对此均有所反映，如：①未完成（过去）时（имперфект）：бѣшеть（быти 单数第三人称），роктаху（рокотати 单数第三人称）；②简单过去时（аорист）：рече（речи/реци 单数第三人称），побѣгоша（побѣгати 复数第三人称）；③过去完成时（перфект）：покрыла（原形 покрыти），встала（原形 встати）；④大过去时（плюсквамперфект）：бѣшеть притрепаль（原形 притрепати）。

在同一时期名词的各变格法间也频繁出现词尾混用的情况，正由六变格法体系逐渐向三变格法体系过渡，《出征记》中也记录了如下变化，如：①пѣлку（原*ǫ 变化名词 пѣлкъ 获得了原*ǫ 变化的单数第六格词尾-у）；②соколовъ（原*ǫ 变化名词 соколъ 获得了原*ǫ 变化的复数第二格结尾-овъ）；③Игореви（原*ǫ 变化名词 Игорь 获得了原*ǫ 变化的单数第三格结尾-ви）。

《出征记》中还大量保留了现代俄语中已几乎消亡殆尽的双数形式，如：①бѣрага（бѣрагъ 的双数第一格）；②различиста ся（разлучити ся 的简单过去时双数第三人称）；③храбрая Святославлича（храбръ Святославличъ 的双数第一格）；④соколома（соколъ 的双数第三格）。

显然这些内容，无论是对于整理注疏者，还是阅读理解者都有较高的语言学知识储备要求，这也是相关研究目前在我国显得“曲高和寡”的原因之一。就目前情况而言，自俄语教

学重新步入正轨后,老一辈学者在此方面的贡献大多在于文学作品翻译,而真正去研究古代语言现象的却为数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华中师范大学杨隽先生,他先后发表多篇论文,从历时角度分析了语法和构词方面的一些现象:《俄语动词态的历史分析与现状描写》中着重讲解了带-ся 动词的历史形成过程(杨隽 1985);《俄语历史构词中语义的对立与同一》一文分析了词根通过构词手段形成正向、逆向意义的过程(杨隽 1987);《俄语转类构词中若干现象的历史分析》中论述了不定式与名词、名词与副词等词类间的历时关系(杨隽 1988b);《俄语构词中“词干增生”所引起的若干形态音位现象的历史分析》一文则是利用历史语音中的开音节规律解释了现代俄语构词中的特殊变化(杨隽 1992)。他的著作经典之处在于,能够将俄语历史语法同古汉语相应现象相结合,让读者在比较中更深入地了解语言历时变化,探寻人类语言中的普遍规律。

虽然与李锡胤先生同辈的杨隽先生和左少兴先生等多名学者先后出版了一些历史语法的教材,但由于种种原因,古代语言的实际教学活动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即便是术语的中文翻译有大部分在学界仍然没有统一,自然也就未能形成合力。拿古代俄语的四种过去时来讲,在翻译的过程中就有多种版本(信德麟 1991,李越常 1990,杨隽 1988a,左少兴 2018,李锡胤 2003),试比较:

表: 俄语历史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

	аорист	имперфект	перфект	плюсквамперфект
信德麟	不定过去时 (简单过去时)	未完成时	完成时	过去先行时
李越常	不定过去时	未完过去时	完成时	前过去时
杨隽	简单过去完成时	简单过去未完成时	复合过去完成时	久远过去时
左少兴	过去完成时	过去未完成时	复合过去完成时	久远过去时
李锡胤	简单过去时	未完成(过去)时	过去完成时	大过去时

由此可见,古代语言教学的未来发展应从避免“曲高和寡”入手。从一方面讲,应重新搭建针对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古代语言教学框架,统一专业性课程内容及教材的术语体系,同时,将历时内容与现代俄语教学有机结合,解决长久以来遭受质疑的“实践性差”的问题,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种教学活动的价值;从另一方面讲,在面向其他人文背景的学生进行教学时,应注重材料的选择,对复杂语言学知识进行精简,面向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因地制宜”地拓展古代俄语知识的受众。

5 总结与展望

重读李锡胤先生的《伊戈尔出征记》,让人不禁感叹,中国学者“十年磨一剑”而成的古罗斯文献译注本呈现出的极高学术价值,但十分可惜的却是,在《出征记》后却少有后来人可与老一辈学者的学术造诣比肩。

由《出征记》引发的对古代语言文字教学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俄语语言史在我国处于整个俄语学科的边缘,其成果偏重俄语历史语法研究和古代文本阅读翻译,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挖掘,作为俄语学科、乃至整个人文学科中的一环,它对辅助理解现代俄语,拓展语言学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并能为其他人文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一手资料。在此,笔者希望借此机会展望我国俄罗斯古代语言文字教学的未来发展,并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古代语言教学体系。我国目前的教学研究大多局限于历史语法和文本翻译,主要以介绍性质为主。如果要整体了解俄语发展历程,单纯地接触历史比较研究的成果,而脱离具体文本或语言外部环境等因素都是不切实际的。除了巩固目前对于历史语法的现有成果外,我们还应将古斯拉夫语、教会斯拉夫语等重要元素加入到我们的学习任务中,只有这样才能立体地把握俄语整个发展脉络和几种不同语言的相互作用。

其次,要编写适合国人学习的教材。俄罗斯虽然俄语史教材十分丰富,但配套练习较难获取,且没有附带的标准答案,这使得有兴趣自主学习的人望而却步。因此笔者认为,有志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青年学者应多编译“《出征记》式”的译注本,编写附带逐词分析选读的教材,这样能够让更多有志于此的教师和学生在实际分析中掌握、巩固现有知识,抑或是像杨隽老师的教材《俄语历史语法概论》附带针对中国学生学习中的常见词的历时阐释索引,可以让教师和学生作为工具书使用。

再次,要面向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开展相关教学工作,为知识界培养骨干人才。有条件的高校应当争取恢复历史语法教学,以达到辅助现代俄语教学、完善语言史观的目的,并适当增加古斯拉夫语、俄语标准语史等相关内容。鉴于我国老一辈精通古代俄语的专家大多已离世,且中青年两代中极少专门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应当在这方面适当投入精力,避免后继无人的情况。同时也可以进行教师内部挖潜,历史语法作为一门在俄语专业博士必考项目,有不少留俄青年教师接受过相关培训³,应适当鼓励其多进行相关研究或承担教学任务。

最后,要为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开放相关教学资源,甚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尝试编写适合非语言研究者学习如何阅读俄罗斯古代文献的相关教材。这样一来在我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则有更多可能独立接触一手资料,同时,语言研究者在掌握相关技能后也有更多机会参与到跨学科的科研合作项目当中去,这将会是推动相关研究的一大重要助力。

附注

1 在此之前魏荒弩先生曾借现代俄语译本,并参考英译本转译该作品,名为《伊戈尔远征记》,并在此后多次再版。

2 本文凡涉及错误举要均隐去具体出处,论文叙述的原句用引号标出。

3 在先前的调查工作中,参与的171名教师中共有41人表示曾经在求学的过程上过类似课程。(尹旭2022)

参考文献

- [1]Буслаев Ф.И. О влияни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на 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M]. Москва: Унив. тип., 1848.
- [2]Гаврюшин Н.К. Шукинская рукопись «Слова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A].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и его время[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5.
- [3]Колесов В.В. Ударение в «Слове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J]. Труды Отдела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 31, 1976.
- [4]Подлипчук Ю.В.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Науч. пер. и коммент[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4.
- [5]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Игоря сына Святъславля, внука Ольгова[Z]. Предисл. и примеч. проф. Н. В. Водовозова. Москв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4.
- [6]Успенский Б.А.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XI – XVII вв.), 3-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M]. Москва: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2.
- [7]车尔内赫著. 宋玉升、佐左译, 俄语历史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8]高等俄语院校教学大纲审订会议. 俄语历史语法基础教学大纲[M]. 北京: 时代出版社, 1956.
- [9]火 燊. 对现代俄语中某些现象的历史解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 [10]拉夫连季编. 往年纪事 古罗斯第一部编年史[M]. 朱寰, 胡敦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11]李锡胤. 喜读《俄语古文读本》[J]. 中国俄语教学, 1998(3).
- [12]李锡胤译注. 伊戈尔出征记(古俄语—汉语对照)[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3]李越常. 略论古斯拉夫语对标准俄语的影响[J]. 外国语, 1990(5).
- [14]齐 嘉. “罗斯”名称的起源与古罗斯国家的形成[D].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 [15]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 俄语语法史[M]. 北京: 时代出版社, 1956.
- [16]王松亭. 古史纪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17]王 铨. 罗斯法典译注[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7.
- [18]王 铨. 往年纪事译注[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4.
- [19]左少兴. 古俄语简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20]信德麟. 斯拉夫语通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1.
- [21]杨 隽. 俄语动词态的历史分析与现状描写[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85(6).
- [22]杨 隽. 俄语构词中“词干增生”所引起的若干形态音位现象的历史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2(2).
- [23]杨 隽. 俄语历史构词中语义的对立与同一[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87(3).
- [24]杨 隽. 俄语历史语法概论[M]. 武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a.
- [25]杨 隽. 俄语转类构词中若干现象的历史分析[J]. 外语研究, 1988b(1).
- [26]尹 旭. 基础俄语教学中历时阐释法的应用前景初探[J]. 中国俄语教学, 2022(3).
- [27]左少兴. 对十三世纪弗拉基米尔城主教谢拉皮昂的第二篇布道文的几点看法[J].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2015b(3).
- [28]左少兴. 俄语古文读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29]左少兴. 弗拉基米尔城主教谢拉皮昂其人其文和 13 世纪俄罗斯的灾难[J].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2015a(1).
- [30]左少兴. 十七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选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31]左少兴.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J]. 俄罗斯文艺, 2004(3).
- [32]左少兴. 《伊戈尔出征记》译注本评介[J]. 中国俄语教学, 2003(3).

Rereading Mr. Li Xiyin's Translation of *The Tale of Igor's Campaign* — on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Russian Language in China

Yin Xu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f *The Tale of Igor's Campaign* is one of Mr. Li Xiyin's important works. By this work and Mr. Li Xiyin's academic path related with ancient Russian, a clear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ing of the ancient Russian language in China can be drawn. In contrast to the 'heyday' of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the teaching of the ancient Russian language in China today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meet the current expanding deman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train personnel, to develop teaching materials suitable for Chinese students, to raise the status of ancient language knowledge in the teaching system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to reshape the teaching tradition.

Keywords: *The Tale of Igor's Campaign*, ancient Russian language, language teaching

基金项目：本文受北京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于历史文献的俄语语言研究”资助；本文系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青年项目“中国古代俄语教学与研究史述略”（项目编号：WYZL2022BJ0007）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尹旭（1990—），天津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语法思想史、俄罗斯语言学史、俄语标准语史、俄语教学。

收稿日期：2023-04-12

[责任编辑：张春新]